

# 三彩风·文苑



## 洛阳行

□杜晓明

### 咏洛阳牡丹

清音绝唱洛水滨，  
神女名花动几春？  
国色皎然迁旧邑，  
天香飘渺胜群芬。  
相逢月下堪名士，  
每待早归若近亲。  
魏紫姚黄含露看，  
依依不舍到如今。

### 题洛阳龙门

伊阙沉沉碧水流，  
龙门如线绮云收。  
神州定鼎功推禹，  
人世沧桑德念周。  
久历江湖求大道，  
欲回唐汉复金瓯。  
重游故地添白发，  
百感乡心入扁舟。

## 仲春印象

□贾春红

春天行将结束，我的脑海里留下了太多烂漫的画面，时不时想翻出来看看。

仲春时节，草长莺飞，春花烂漫，洛城沉醉在浓郁的花香里。公园、河畔、街道、家属区，一朵朵牡丹或伫立枝头或藏于叶间，叶绿花艳，玉净花明，似妙龄女子的娇颜，在春阳照拂下熠熠生辉。蝴蝶在繁密的枝叶间，像一个逗点，落在水墨里。微微春风把香气一阵阵轻送，因为这一阵阵花香，再普通的街道也变得百媚千转。

在一个十字路口，有个女孩在卖牡丹花。身边一个筐、一只篮，剪得齐整的牡丹花沾泥带露，水灵灵的。三两片叶衬着花骨朵，有的灿然盛开，有的含苞待放，好似一个个娇羞的小姑娘垂首低眉，等待有情人。时光静好，春意盎然。晨曦，朝露，牡丹，卖花女，这唯美的情境把人带入历史上最富诗意的浪漫年代。

李清照《减字木兰花》中一句“卖花担上，买得一枝春欲放”，让人仿佛看到，一个婉约女子擎着一枝花，活泼泼、笑盈盈地走在青石小巷的人群中。清瘦的花枝上，红萼点点藏意，似开似开，晶莹晨露在微绽的花瓣上闪烁，衬得花儿更艳。

南宋都城临安清晨，则是被深幽小巷中的卖花声惊醒的。“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。”陆放翁的这句诗，让八百多年前的卖花声依然在如今耳边萦绕。

“担子小小，红红白白都好。卖过巷东家，巷西家。”诗人蒋捷看到，卖花人挑着小小的担子，前后两只筐里轻放着红红白白的花。这筐里挑的哪是鲜花，分明是春天，是流动的春色，流到哪里，哪里就染满了春光，染满了花香。

春深时节，牡丹花正是姹紫嫣红。触目之处，红花绿叶，灿灿烂烂。这接地气的庸红俗绿，其实就是尘世里最平凡的温暖啊！

几枝牡丹花，被错落着插在花瓶里，三天后对我粲然微笑，春意、春色、春光映满斗室。

真想剪取一段春光，袖藏几缕天香，时时揣着，让春天永驻心间。

## 无笋令人俗

□杨崇滨

“头戴节节帽，身穿节节衣，年年二三月，出土赴宴席。”呵呵，谜底不用说了吧？春笋！

可爱春笋，当春乃长。一声春雷，惊醒了地底下沉睡的春笋；一阵春雨，滋润了破土而出的笋芽；一缕春光，让春笋铆足了劲儿，噌噌地往上蹿。春笋在拔节的同时，拔出了人们对春天乡野美味的想念。

风和日丽时，男女老少扛起锄头，背上竹篓，挑着箩筐，来到竹林。鹅黄的笋芽探头探脑，一锄挖下去，就能挖到鲜嫩的春笋……一阵忙碌，人们满心都是收获后的喜悦和满足，感觉整个篓里、筐里都是蓬勃的春天。

剥开春笋，颜色由青到白，颇有拨云见日的感觉。定睛一看，晶莹的笋肉露出来了，像个白胖小子，羊脂玉一般嫩。剥了皮的笋尖，更像女子的纤纤玉指。

母亲剥笋颇为老练，边讲还边做示范，俨然给玩了一身泥巴的小孩脱下外衣。

宁可食无肉，不可餐无笋。乡亲们将大自然的恩赐虔诚地“供”上自己的餐桌，直让舌尖春色无限。春笋素有“荤素百搭”的盛誉——油焖春笋、酒糟春笋、腊肉炒春笋、笋块红烧肉……可炒、可烧、可煮、可煨、可焖、可炖……不管哪种做法，都让人过“嘴”不忘。“无笋令人俗，无肉令人瘦，不俗也不瘦，顿顿笋煮肉”。看来，苏东坡老先生倒是爱上笋煮肉这道美食了，故即兴赋了一首打油诗。

母亲知道我们喜欢吃春笋，自然会赶着时令，做春笋炒腊肉之类的美食让我们解馋。鲜美的春笋，配上白米饭，每次我们都像小猪抢食一样吃得精光。

春笋既满足了人们的口欲，又承载着人们对春天的期待。春天，正是吃笋尝鲜的好时光，快快邀上三五好友，或是举家共尝一桌笋宴，一口春笋一口春。赏春笋，吃春笋，思春笋，写春笋，心情便会如窗外春光一般明媚。

## 浅夏时光

□马亚伟

落花流水春去也。春天留下一抹丽影，绝尘而去。大自然的舞台从来不寂寞，季节的幕布已然拉开，夏天的裙角隐约可见。浅夏是一位施了淡妆的小家碧玉，轻灵美丽，带来一段淡淡的、舒适的时光。浅夏时光，仿佛是荡在开满鲜花的秋千架上的，轻盈，梦幻，让人陶醉。

杨万里诗中写道：“泉眼无声惜细流，树阴照水爱晴柔。小荷才露尖尖角，早有蜻蜓立上头。”诗里描绘的浅夏风光美丽自然，泉眼细水长流，浅夏绿意渐浓，小荷刚刚露出尖尖角，早有一只蜻蜓停歇在上面了。画面充满了情趣，流水绿树、小荷蜻蜓都那么惹人爱。

浅夏时光，像初恋一般芳醇。如果说春季是一段忧伤隐秘的暗恋，犹抱琵琶半遮面，不肯吐露心声，那么到了夏季，大自然已然揭开了朦胧的面纱，展现出动人的笑靥。

浅夏时节，气温回升，还没有到炎热之时，给人的感觉最舒服。大自然以绿色为主色调，浅夏之绿，比春天的嫩绿多了几分厚重，但又不至于绿得沧桑，这种绿不深不浅，最养眼。到处都是明亮的色彩，一切都袒露出来，但还不至于太热烈，刚刚好。

浅夏时光，一切都在潜滋暗长。柳树的柔枝不再弱不禁风，杨树的绿叶不再探头探脑，树木密叶满枝，宣示着夏天的来临。浅夏比春天更富有声响，风吹树叶，有哗啦啦的响声，那是风的声音；雨也已经小有声势了，不再润物细无声；草木庄稼长势正盛，能够听到它们拔节的声音。初夏的花不再羞涩，开得更明媚了，香气馥郁。浅夏时节，有声有色，有香有味。

浅夏时节，在淡淡的花香中入睡，连梦都蝴蝶一般轻盈。浅夏的气息，总是让我想起故乡。初夏，院子里的槐花开了，整个世界弥漫着清甜的花香。我的记忆里，有一个不曾淡去的画面：浅夏阳光和煦，熏风荡漾，院子里鸡鸭叫着，狗儿悠闲地卧在门口。母亲在灶台前忙碌碌，灶膛里的火烧得正旺，饭菜的香味钻入鼻孔……

如果把人生比作四季，浅夏无疑是最好的年华。岁岁浅夏，留下了太多美好的故事，美好的情感，让我们一生怀念。

真想在浅夏时光里，浅浅地醉一次，浅浅地爱一次。

